

草原風雲 (三)

童世璋

川康江湖豪俠行

再入高原神秘之國

經過多方籌備，正式的贖人團終於出發了，入山未久，緊接着艷麗的太陽，迎面便看到山上皚皚白雪，蔚成晶瑩的奇景。入夜，宿在篷帳裏，老許耳聽帳外寒風凜冽，鼓動荒草，有如千軍萬馬，間雜着不知名的野獸的嗥聲，使他汗毛凜凜。

這一回，老許的心情緊張，不再詠詩狂歌，只研究如何圓滿達成任務。同時，他認為上次進山，什麼都不懂，被江大爺牽着鼻子走，很不好意思，所以先在灌縣圖書館裏看了一些地圖和地理書籍，作為準備。

翌晨，老許站在山岡上，面對松茂草地，眺望松潘高原，眼見此地已是滴水成冰，寒風襲人，因道：『好一個高原氣候！』他就把新近得來的地理知識和實地相印證。

他從書本上知道：川康青藏的高原極其偉大，在中國境內的已有二百五十萬方公里，約佔全國總面積四分之一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高原。這一高原，被高大山脈環繞着；喜馬拉雅山，號

稱亞洲的脊骨；而帕米爾高原，却有世界屋脊之稱；東部的大涼山、邛崃山等高山，加強了隔絕作用。由於大部份是高寒漠地，隔絕作用極大，所以不能成為交通地帶。

這地方形成了『極地氣候』，雖然日光充足，但是冬夏氣溫都低，地面高，空氣稀薄，地面散熱容易，所以白晝氣溫較高而夜間極冷。

這一高原大都是無人之地，即使有人也因交通困難而不易生存。土地貧瘠，文化落後，所以形成了『神秘之國』。

松茂草地佔高原的邊緣，多半介於牧地和耕地之間。低處有原始的稀疏地，高處有原始的牧地。

許文武感覺：他們正處身於這個偉大的、神秘的、原始的土地上；由於此行的神秘任務，和沿路所見的原始生活；他覺得自己正被一種神秘的命運所挑逗、所播弄着。他想：這草地如此廣大，如此原始；將來應該為國家所用，而不應永遠任其荒廢；但是，它究竟能够作什麼用？建什麼功呢？這是一個大神秘，他不明白。

江大爺依然如故，一付滑稽兮兮的驢神面孔

，儘說些風花雪月的故事，有時逗逗黃金甲，把黃金爺『方』到住。

羅大爺說是因病不能參加，仍派黃金甲為代表，這位代表，一離開灌縣和川主場便似魂不附體，在本碼頭能說會道，江大爺說他：『上了山就屙屎屙尿，他祇能巴着門框子講狠，見不得陣仗。』又輕輕地對老許說：『袍哥社會這種人才多的是，老兄不可一概而論。』

有一個『沾天不沾地』，站起來如一隻鼎，這隻鼎却能够鴉片照吃不誤，小油燈桿桿安一個遮風單橫插在肩膀上，歪着細頸子使上小菸槍呼呼地叫，一個菸泡子燒成了菸灰，掏出來再幹，巨細不捐，遇而復始地過癮。他覺得很享福，因為有菸可抽，如不抽菸，除非人家揹着他，一步路都走不動。黃蠟蠟的臉上，露出一種愉快的表情，直衝着許文武笑，天真地說：『委員，你也抽一口，草地裏瘴氣大，不抽不得活。』

這草地，春夏之間，叢草滋生，到了秋冬，則腐朽成土，這土地，軟綿綿地，走路提不上勁，宛似在泥淖裏行走，他們跋涉復跋涉，好不容易再度來到小桃源，比約定的日期提早了一天。

石大漢站在門口歡迎他們，有菸、有茶、有水、有酒、有菜，也有熱情，祇是避免觸及正經事情。

老許看江大爺仍然滿不在乎，心裏着急，便輕輕地問：『事情怎麼樣？』

江大爺胸有成竹：『沒來頭，明天準定功德圓滿，有多無少，今日還太早，石大漢等下子招待我們吃「富貴鹿」，這是他老兄發明的，他看到你們腳底下人，把「叫化雞」尊之為「富貴雞」，所以採用叫化的手法來烤「富貴鹿」，包你吃得「舒」字外帶一個「服」字。這地方，正是你哥哥所說「高寒漠地」，鹿肉十全大補，回去好慰勞秀娃子——來來來，先抽兩口菸，我也開開戒……』

『我沒這個閒心。』老許被他搞得啼笑皆非。

『不好意思嘛！』江大爺打不斷他：『委員太看不起我們石大漢了，安心吃吃喝喝吧，兄弟一生，沒別的能耐，就是穩得住，那怕明天殺頭充軍，今天照樣吃喝玩樂，那年子我在通縣幹掉一個霉老二的幹部，我穩住他，頭晚上他還跟我認把兄弟呢。人生不醉是瓜娃子，石大漢！你先拿幾句言語，好讓許委員安安心。』

石大漢滿面嚴肅，一本正經，但似乎有無限委屈地說道：『委員，兄弟一生，沒有做過對不起四川的事情，也就是說沒有做過對不起國家的事情。如今落在松茂草地打爛仗，也是無可奈何，江大爺曉得我的為人。這回子兄弟作中，叫中央空軍拿白花的銀子來贖人，實在不好意思；

兄弟在這裏先道一個歉，請你代為向空軍軍長請一個安。我說得明白，兄弟不是沒有良心的人，委員將來千萬莫要見怪，兄弟也是一片好心啊！務必請委員痛痛快快的乾幾杯，在深山裏喝好酒，比飲王母娘娘玉液瓊漿還難。』

老許對於這一段上氣不接下氣的客氣話，認為很好笑，但他忍住了；他知道，川軍中有些一個大字不識而跑遍江湖的人都長於言辭，所知也淵博，祇是言語的組織比較混雜而已。他鄭重地致謝了。

這晚上，富貴鹿肉異香撲鼻，大糰和大菸的香味都醇厚，混合成滿室皆香，香到無可比擬；然後這香味，與石大漢、江大爺的人情味融和，化合為一種神妙、粗獷，而富有詩意的境界。雖然室外山巒重重疊疊，疾風在寒空激蕩，黑黝黝地，不見人物；但這裏却和暖如春，盆火照耀着幾個人的顏色，石大漢古銅色的臉，光禿禿的頭皮，絕似一尊鐵羅漢。

許文武心頭平靜些，詩興又發，他即席賦道：『草地開懷一杯酒，山路跋涉空悠悠，天荒地老人未知，江湖好漢照顏色。』自己覺得似乎平仄不調，不住地搖頭晃腦。

江大爺聽老許賦詩，也獻唱了一首四川民歌：『高高山上栽黃楊，黃楊長大架牌坊，牌坊高起掛對子，對子高起作文章。』唱完，他衝着老許神秘地一笑，又道：『你老大哥能文能武，學貫古今，莫看不起這種土包子民歌民謠，其實它內裏含有深意，而且歷史悠久，此五代時蜀相韋莊聯錦詩之遺風也。你老大哥將來自會明白，我

們也會作文章。』

鹿肉野宴慷慨陳辭

酒如水飲，老許量淺不勝，已感難以支持，忽見石大漢一縱而起，一腳踏在破凳子上放聲大叫：『委員，兄弟還有幾句言語！』

大家伙安靜下來，聽他拿話來說。

『委員，話不能不先講，明天贖回來的人中，還有幾個婦道家。』

『那來的女人？』老許急問。

『委員，你有所不知呀，川康地有一句土話叫做：「不坐蠻，不掙錢。」這句話是說漢人進了苗區，娶了苗夷之女，叫做坐蠻。這一回幾位飛機師大爺，因為面孔長得標緻，被苗子頭目的大小姐、姑小姐、姪小姐看中了，便喜洋洋地招了親，坐了蠻，而恩愛難捨，也就是成都人鬧戀愛的文明結婚。更何況，委員上次賞了銀子，他們在苗區裏艷福無邊，伴着大姑娘，真所謂樂不思蜀，不是你委員硬叫他們回去，他們還捨不得走呢。』

老許不信：『那有這種希奇怪事？』酒駭醒了些。

『硬是有，少年子弟那有不愛色的？你哥哥記不得，川主場那個最大方、最開通的秀娃子嗎？』江大爺說着又佈滿了神秘的笑：『所以我叫石大漢先把話來說明白，望你明天看見了婦道家，莫要大驚小怪。』

老許的臉羞紅了，心想：或許有此一事也未可知，便問：『那怎麼辦？』

『拜託你一律全收。』江大爺鞠躬到地。
『那麼麼帶回成都？像姚少校是有太太，有娃兒的。』

江大爺又說：『不收朗個好意思？她們是新結婚的小老婆，叫她們不跟漢子走，跟那個睡？貞保保特別重視貞節，從一而終，你不收，就是逼着她們死！』

『帶回成都，如何處理？』老許對這問題深感困擾，心想，這桃色新聞鬧大了。

江大爺看着有些不忍，便道：『沒來頭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帶回去，自有安頓，俗語說：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』你哥子先莫擔心事，委員，喝酒，有話明天自然會說明白。』說時仍是一臉神秘的笑。

老許聽到窗外朔風益烈，似有幼童啼哭之聲，也不便問，心想：等到明天見着姚少校再商量吧，現在反正談不出一個所以然來，便說：『好，明天再商議吧。』

木屋內，大盆的火燃燒着，大碗的酒傾飲着，大塊的鹿撕食着，毫無顧忌地交談，不禁想到那可愛的秀娃子，心頭一片排思，但他隨即警覺，此行任務尚未圓滿，達成以後再和這幾位好漢相聚，則不知何日，覺着有幾句話也必須要說，便叫：『我也有句話。』

『委員，請講當面。』

『自從抗戰發生，國民政府移駐重慶，四川成了抗戰建國的根據地。靠着四川的人力、財力、精神物質上的支持，現在勝利已在望，抗戰就要成功了！這都是四川人擁護國策的功勞，也是

四川人的光榮。兄弟雖然是外省人，可是生活在四川，說四川話，已經是半個四川人了。——他想，還有半個是秀娃子——各位曉得，有一句諺語：『湖廣填四川』，這是民族大遷移，兄弟也遷移過來了。我們原是一根樹上結的枝子，一棵皂角樹上結的皂角；要是大樹根被人砍斷了，誰也莫想活下去。我們是兄弟夥！來！今天我也拚着命喝一杯，我們手牽手地光復河山去！』聽衆雖少，老許却如對千萬羣衆演講，慷慨激昂。

江石兩個都大嚷着：『委員的演講有學問！』

江大爺似受感動，鄭重地補充道：『兄弟雖然沒有參加抗日打仗，但不是不愛國，實在是山川阻隔，接不上手。兄弟另有任務，以前恨毒老二，以後要把毒老二打倒，這也是抗戰建國，不是偷懶誤國。最後……』他停下來，望着許文武的臉，又是一躬到地，才又說：『不管兄弟現在幹啥子活路，發生啥子錯誤。許公，你老大哥明日千萬莫從門縫裏看人，把小兄弟看扁了！』

石大漢也急急嚷道：『委員，兄弟也是忠心耿耿的，不論兄弟今天打啥子爛仗，出啥子紕漏，心都是歸順中央的！』講到這裏，他舉手高呼：『國民政府萬歲！』

『中華民國萬歲！』

『蔣委員長萬歲！萬萬歲！』

興盡，許文武便失去支持的力量，酒太烈，進口太猛，他撐不住了，斜靠在一把鋪着狼皮褥子的竹躺椅上，漸漸地聞到了一種奇異的芳香，他自以爲酒醉心明，用手摸摸看是不是秀娃子又

來了，可是沒有，祇觸到自己的左輪槍。他想笑，但已不能，緊跟着失去知覺，迷迷糊糊地沉睡下去。

黃金甲比老許倒得更早，石大漢和江大爺哈哈大笑，把酒互敬。

留書說出行騙苦衷

一夜過去。翌晨太陽出奇地美好，野鳥在窗外吱吱亂叫。

許文武悠悠醒來，睜開眼，猛然發現：一個奇怪的景象發生了，四個漢人婦女和兩個六七歲的小男孩環跪在他的面前，而江大爺、石大漢等却無蹤無影。

『你們是什麼人？』他緊張地問。

『多謝委員大恩大德呀！做了大好事呀！花了那麼多的銀子把我們贖回來，真是感恩不盡。』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婦人代表回答。

『江大爺呢？』

『走啦。』

『石大漢呢？』

『石家一幫子人，連這個小桃源都不要，帶着姓黃的也都走遠了。他兩位留下話來：委員好心好意要帶我們下成都，我們來生變犬變馬要報答委員。』這婦人說着叩頭如搗蒜。

『你們起來，有話好說，那幾個擗子呢？』

『都被他們細細索綁的在那間屋子的角角頭。』

老許這才聽到那邊有人哼聲不停，趕緊走去一看，原來都被細縛在地下，那個老菸槍菸癮早

已發作，滿嘴白泡泡，臭鼻涕，臭口水哼個不停。再一檢查，自己貼身的左輪槍和子彈袋也失蹤了。

回來，看到婦人孩子一個個無告的臉；有一個小孩叫：『這裏有東西。』老許接來一看，正是槍套，但槍枝和子彈袋都不見了，槍帶內藏有一張紙條，老許急看，上面寫着：

『借據 茲借到二號左輪手槍一柄此據 江句貴條』

『忘八蛋！』老許大罵起來：『這搞的什麼鬼？』

『江大爺留下一封信，叫我們收好，等委員酒醒過來給委員過目。』老許看這婦人，約有三十六七，眉清目秀，但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而自己心頭正急得發抖，幾乎招架不住這些意外的花樣，他大叫：『拿來我看。』

一張大皮紙寫的信上，江大爺的手筆龍飛蛇舞着：

『留下』

文武吾兄，留言非別，蓋因弟等苦楚事先不便直言談相也。

查飛機出事，根本不在松茂草地，弟曾費盡心血四處打探，確實無有此事，弟敢負責保證，如再有虛言「方」人，弟發下重誓，天誅地滅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既無飛機在此出事，故飛機師跳傘之說，更屬無稽之談。弟等本應先行報告，但在打探之中，得知另有四個漢人爲奴，並有五个婦孺，因尋夫及採藥擅入草地，亦落到苗

子手中，被真倮倮收爲奴隸，幸保貞節；中有一婦，爲大漢之堂妹，處境堪憐，乃謀營救，惟槍彈白銀俱都無着，徒呼負負。

弟等以 兄既爲救人而來，則不論救出何人，人人平等，都是一大功德，故弟等不肖，冒死欺騙，編起話說，其實飛機零件及制服配件，皆是從成都託人向機場收來，囑混吾兄上當也。茲政府之白銀，弟等已與苗子交割，所餘者存在灶內，祈兄點收。漢人弟等帶走，婦孺則請兄帶回成都。至將措子細之綁之，防其作怪也。

昨夜曾使用一點迷魂香，致兄昏迷不醒，弟等罪該萬死。話已講明，弟等遠走高飛矣！從此漂泊草原，神鬼不知所蹤，請兄勿要報告上峯來抓我等，即使大兵來抓，因草地深廣莫測，亦拘捕不到也。黃金甲則自始迄終蒙在鼓中，放他回去，兄莫見責。

後會或有期，弟等叩首告別；惟有一事必須稟明者，弟等絕非扯把子的騙徒，此後亦將爲抗戰建國之一份子，必求不負良心肝膽，如有機會，決心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以報知遇之恩。

委員出公差，不順，皆是句貴出的餽主意，恕罪千萬！海涵千萬。叩請

鈞安

愚弟江句貴 拜上
石大漢 拜上 X月X日

許文武把這封信看完，覺得啼笑皆非，心想這次公差出得真倒霉，碰着這個扯把子的江句貴，回去笑話傳開了，實在難以做人。他再檢視，

發覺信上墨色早變，而日期却是新填的，足見其計畫週密，『編』人有方。他心裏正在暗自叫苦，忽爲幾聲叩頭的聲音所驚醒。

婦人們帶着兩個小孩可憐兮兮地期待着他，不由地嘆了一口氣，『幽』了自己一默：『想不到出公差的人，變成了出婆差。』他終於作了決定：『別哭，我帶你們回成都。』

『謝謝委員大恩大德。』婦女們同聲地說。

『那一位姓石？』
那個年約三十六七歲最先發言的婦人答道：『我就是。』

被救出的婦人孩子

『你知道我是誰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

『我姓石。』

『是不是與石大漢一家？』

『我就是那個被江大爺和家兄營救出來的婦人，還有，我的孩子。』她一直靜心地聽，享受一份回憶，當我把故事講到這裏，她的眼睛流出了淚，放出了光，才忍不住說出來：『我一直到今天，才完全知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，雖然以前也聽他們談起過。這樣說來，江大爺做的是假公濟私的勾當，才救出了我們母子和其他同時受難的人。』

草野豪俠深明大義

『可以這麼說，祇把老許整慘了。石大漢呢？』

她答道：『後來在理番打游擊，打霉老二，下落不明。』

我發覺石老太太雖已年近花甲，但她還有中年的精神，我想一定有什麼力量在支撐着她，否則絕不能至此，因問：『您的公子呢？』

『囉！你看。』她從櫃子裏拿出一張照片，說：『老大先從香港來臺灣，進了軍校，畢業以後，現在正在金門服役；我是他的媽媽，我知道他是一個勇敢有為的好孩子。』照片上，顯示出一個雄赳赳、氣昂昂，配戴着勳標的青年軍官——石上尉。他又告訴我們：『老二留在香港漢藥行打工，還有一個公女兒在護理學校實習，我應該說，我們一家母子相依為命，生活很幸福，很感激國家照顧我們。』

『妳的先生呢？』我和舍親問道。

『他叫石一康，不說也罷；他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一生，在外面歡天喜地，一回家就恨天怨地，我叫他：出門歡喜進門愁。那時節，抗戰抗得正起勁，他却悶得慌，說去從軍，八十歲學吹鼓手，我就曉得搞不出名堂，一去無影無蹤。有人報訊，說他在川北打爛仗，坐了贓，掙了錢，我氣不過，便帶着娃兒跟着販藥的行商去找他，想不在路途上着了生苗子，若非江大爺仗義相救，那真不知如何結果？都是他那個敗德行，使我嘔了一輩子的氣。』

『石先生現在啥子地方？』我們問。

『唉！說來又是話長，江句貴和石一康這兩個是活寶一對，後來結成把兄弟，兩個都是對內不負責任，對外扯把子的大王，比親兄弟還親熱。』

。兩兄弟時常同成都，住上個把兩個月，又像如今的太保逃家了。時去時歸，沒有定規。直到成都淪陷到霉老二手上那一年，「公安局」正在查詢他的下落，一天晚上，他突然從後院子圍牆翻過來，令我驚喜交集，他進門就說：「回來告別。」——我問他：「你逃到那兒去？」——他說：「我有出頭的日子了，江大哥約我參加游擊隊，打霉老二。」——那時中央軍都走了，我就問：『是啥子部隊？』——他道是：「江大哥說：傳秉勳師長，現在成立司令部，傳師長是大英雄，我們跟定他了，他打正規仗是好手，打游擊仗却人生地不熟，對霉老二的心狠手辣不一定完全摸清楚，須得我們這兩個打爛仗的兄弟夥參加才得行，我還準備約石大漢來參加。司令部很看得起我們，派為高級參謀，其實做啥子大官都沒關係，祇要打霉老二就好。現在江大哥在少城等我，特來向妳及娃兒們告別。」他輕悄悄地講。

——我就問他：「你們打游擊，我也贊成，反正你在成都活不下去，遲早要着清算。可是我和娃兒呢？未必就永遠住在娘家。」——他說的倒簡單：「我一生沒替妳掙半文傢私，完全靠妳做藥材自己照管自己，我知道妳還有點私房錢，平常逼妳一文半邊都逼不出來，以後我更管不着了，你們逃到臺灣去！包有辦法。」——我急了問他：「臺灣是啥子地方？為啥要到臺灣去！」——他更妙，祇說：「我也不曉得。」——我說：「怪事，不曉得怎麼去？」他說：「江大哥囑咐的，他說傳師長就是這樣辦法，當霉老二打過了岷江，傳師長就叫他的夫人和娃兒娘四個到臺灣去。」

臨別之時言道：我受了黨國的栽培，此時此地，不能苟且貪生，決定和共產黨拚個你死我活，分手以後，功成就後會有期，否則祇有盡我軍人的天職，以後撫育孩子的責任，完全靠妳了！師長他這麼辦，這麼說，一定是天經地義，決沒差錯；我今天回來，也是要說這幾句話，祇有一點不同，我從來沒顧過家，這一回仍須仰仗妳做藥材生意的老漢，他們時常有人下兩廣，到香港，你們靠他不靠我，我是完蛋了，最後我告訴妳一句話：我和江大哥一樣，爛仗打了一輩子，這一回却要打出一個正經明分的正仗給妳看看。江大哥說得對：「報國的日子終於來了！用得着我兩個混混蛋的日子也來了！」話已講完，後會或許有期，今天我能回來看妳和娃兒一敘肺腑之言，我已心滿意足。」——就是這樣，像唱平貴別竈一般，他推開我走了，我比王寶釧更慘，哭也不敢哭，叫也不敢叫，從此生離死別。

『她講到這裏，業已泣不成聲。』

她忍住淚又告訴我們：『後來他和江大哥時常派人暗暗地帶個短短的訊回來，我只曉得他們三個在司令部如魚得水，建了不少的功勞，成了風雲人物，可是，他三個究竟做了什麼，過的啥子日子，我却不得而知。』

傳秉勳殉國紀事詩

她再度壓抑住悲傷的情緒，接着說：『等到民國四十一年秋天，他只帶回一句口訊：叫我走！我便依着他的話跑香港；我一路上想：別看這兩個廢料，平時對自己家庭從來不負責，但到國』

家最危險的時候，却能挺身而出，最是忠貞。尤其我那口子，平日逍遙浪漫，膽小如鼠，但到這種關頭，却又膽大包天；我以為他既然能如此奮發，也就不再恨他，決心把石家的孩子帶好，就是這樣地鼓勵着我，使我到香港能够活下去，歷盡千辛萬苦，把孩子教養成人。祇是，我們母子從此得不到他三個的消息。

我到臺灣以後，經個同鄉介紹見到傅司令的太太，才明白傅司令的事情。我們政府，派他為川康青邊區人民反共游擊隊少將司令，司令和臺灣有電報聯絡，可是時常不通，政府派飛機空投支援，也很不容易。他們立了很大的戰功，使共匪喪膽，共匪就調集了極大的兵力，司令的官兵就逐漸陣亡，退到松理茂山區草地裏打游擊。那裏的情形，你先生瞭解，是怎樣的苦，我真不明白他們的仗是怎樣打的？他們的日子是怎樣過的？但我相信，江大哥和我那打慣爛仗的一定打得有聲有色，石大漢更是傑出人才，準保做出了翻天覆地的事情，可惜我們不知道。直到民國四十二年五月間，傅司令在松潘被俘，乘押解的途中投河自殺殉國。幸好傅老太太在臺灣，大公子大小姐都早送到美國留學，老三也已經大學畢業，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，可以說：英雄有後。」

我聽到這裏，感嘆無已，回憶那一段往事，心想：幸虧江大爺替石家留下了後代，也替國家培育了一位優秀的軍官。他當年雖是扯把子拆爛污，想不到無心插秧，却在許多年以後開花結實，或許是江大爺當初始料之所不及。面對着石老太太，她能毫無憑藉地撫育孤兒，含辛茹苦，乃至兩子卓然有成，這都是中國舊道德的潛力，它能鼓勵人、支持人、做到凡人所不能做到之事，而充分地發揮中國婦女固有之美德，令人肅然起敬。這時，石老太太淚已滿襟，她泣道：『石一康必已不在人世，但他使我相信，他祇從前荒唐浪蕩、打爛仗、扯把子時候活得有光采。雖然他沒有名氣，但已足使他的孩子敬重他，認為他們的爸爸對得起國家。』

半晌，她拿出一篇詩稿給我，她道：『這是一位鄉長劉潤英先生寫的；我又有什麼可以紀念他和江大哥、石大哥的呢。』言下頗為嘆息。看到先生的詩，題名『來鳳行——感懷傅秉勳將軍』，中有句云：

『江口未塞左翼崩，獨君殺敵孤注擲。我適倉卒渡沱江，只見千車萬車積；成都易守君突擊，轉戰直教黑水赤。匪首相顧盡駭駭，層層圍困彈糧絕；亦從臺島往空投，電臺久矣無消息。聞君殉難在松潘，四十二年之五月；海宇播遷逾五載，猶撐西南半天壁，精神不死雄鬼伯，浩蕩人天來感格！卓爾遺骸撫諸孤，他年盪寇自重譯。英雄名將奚頭白，視此千秋彪炳冊。』

我看罷，當面向石老太太道歡：『以前對江大爺認識不清，以為他祇是扯把子的軀神，這是錯誤的。但我以前就從老許口中了解，他對反共的認識與精神，則是許多人所不可企及的。他和石先生等三位在松茂草地對傅司令的貢獻，也想

必是無可比擬的；只可惜其事蹟不傳，真是太遺憾了。』

辭別石老太太許多時日以後，我始終忘不了江大爺那副異於常人的英姿，和石一康、石大漢、江句貴他們這幾位無名英雄可歌可泣，而又不明其詳的事蹟。

後 記

這些故事，我在二十年前一個寒風肅殺之日聽到；往後不久中央社發表我軍事情報工作人員，在敵後壯烈犧牲事蹟，其中就有軍校五期老大哥傅秉勳先烈，讀後，倍增崇敬，乃引起我寫這一篇『草原風雲』的動機。可是，為見聞所限（即使親如石老太太也不悉其詳），和資料的缺乏，不敢動筆直接寫傅秉勳將軍壯烈作戰的經過，乃將江大爺扯把子巧救石家母子的故事，學習趙元任博士用江南土話寫信的方式，採四川方言試寫成篇，以求真切。

或許有人以為這是舊事，是小事，是小人物，時間、空間都距離我們甚遠，沒啥價值。早年前曾讀報載電訊：『川、康、滇三省邊區，反共武裝迅速發展，此一地區反共勢力係由一名川籍姓劉的中年人領導，他們利用閉塞的山區草地，經常實施分進合擊等戰術，解決小股匪軍，現已有人槍三千餘，聲威頗震。』藉知川康邊區之反共力量其來有自，其能生存發展的原因也有故；所以，江大爺、石大漢、石一康並非與我們距離遙遠，而是靠着我們很近很近；他們，乃是我們的親父老、親兄弟。（全文完）